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秋七月甲戌朔命回城阿奇木伯克設立清文學校○甲申諭軍機大臣等富綱奏據騰越鎮州稟報有福建民人蔡元媽方賢二名從緬甸投出詢係五十年十二月內前往暹羅貿易被緬人裹往阿瓦上年國王孟隕感激恩准開關查知伊等尙未回籍各給路費咨送進關等語緬甸國王孟隕前因向化授誠籲請賜封通市朕俯念該國王恭順憚悅錫之寵命酌准開關貿易以示懷柔今該國王感戴恩施凡內地民人羈留在彼者俱給與盤費遣送進關其效順輸悅實可嘉尚著賞給蟒段二匹錦二匹大段二匹紗二匹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用昭優獎著富綱派員齎至關

外交該國頭目孟幹轉送該國王祇領前繪寫照會移知孟隕以
該國王資送內地人民回籍具見小心敬順經本督都堂據情奏
達大皇帝垂鑒款誠特加褒賚國王益當恪守藩封永承恩眷也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書麟等奏伏汎水勢安瀾工程平穩一摺
覽奏欣慰惟摺內稱洪澤湖水因頻得大雨淮水加長匯注洪湖
高堰誌椿長至一丈零四寸等語聲敘總不明白又稱清口以下
清黃併注甚爲湍激徐城北門誌椿仍存新舊共長水一丈二尺
更不成話河湖誌椿長水情形該督等自應將舊存底水若干尺
新長若干尺分別聲明乃輒稱洪湖長水一丈有餘徐城黃水長
水一丈二尺有餘竟似河湖各水暴漲一丈餘再加底水更不知
若何浩瀚書麟等豈能設法抵禦此係向來河工陋習故作此語
以爲水勢盛長伊等搶護平穩更見籌畫有方前年六月內書麟

屬第鶴奏報餘城誌椿長水一丈三尺六寸並不將舊存新長分
敘輕朕降旨訓諭並令嗣後將新長尺寸明白具奏不得仍前陋
習該督等豈未接奉乃未久忘之復蹈故轍又爲此牽混之詞甚
屬非是况本日據李奉翰等奏黃河僅長水一尺三寸下游餘城
誌椿長水尺寸自亦相仿何至陡長一丈二尺餘寸尤爲錯謬且
李奉翰所奏亦止將新長之水敘入前不牽連底水甚爲明晰豈
書麟鶴第鶴兩人轉不如李奉翰之曉事耶蘭第鶴人本鶴直或
一時大意而書麟係乘暇錄用之人又復久任河工自應加倍細
心勉力以冀稍贖前愆何漫不經心若此朕將伊復加擢用兩江
總督時原慮其才短無用今卽此奏報長水尺寸一端更可槩見
書麟蘭第鶴俱著嚴加申飭並將李奉翰等原摺抄寄閱看至此
次水勢不至十分漲盛各工保護平穩亦惟仰賴神佑若似書麟

等如此糊塗其籌畫調度實不可恃見在伏汎雖過秋汎正長該
督等益當嚴督在工人員慎之又慎敬謹巡防以期工程鞏固毋
得稍有懈弛致于咎戾所有湖河誌椿究竟新長水若干舊存底
水若干著書麟等卽行分晰奏覆勿再牽混將此傳諭書麟閱第
錫並諭李奉輪知之尋奏徐城北門誌椿舊存底水一丈一尺四
寸新長水一尺一寸見存水共一丈二尺五寸洪澤湖高堰誌椿
舊存底水四尺四寸新長水六尺見存水共一丈四寸得旨其如
識見不到而更不用心何○癸巳諭昨據宗人府奏貝勒縣從病
故一摺自果恭親王福晉至縣從之妻三代孀居縣從又無子嗣
今縣從之爵輪屬永璽承襲但永璽一支竟至絕嗣永璽見在旣
有二子卽將一子爲永璽後承襲縣從之爵則永璽不至絕嗣而
三代孀婦均有依倚者派八阿哥阿桂卽往縣從家面問伊祖母

福晉可否如此辦理奏聞再降諒旨○丁酉諫刑部題覆浙江省
民人張雲璈通邱方玉之母湯氏妻曹氏通姦同勒死邱方玉
並曹氏畏罪自縊身死一案將湯氏照親母因姦謀死子女例實
發伊犁給兵丁爲奴固屬照例辦理但細閱此案情節湯氏先與
張雲璈調戲通姦被伊媳曹氏窺破恐其洩漏誘令張雲璈一併
通姦後因曹氏戀姦情密商同張雲璈將邱方玉勒斂除謀殺親
夫罪應凌遲之曹氏業經畏罪自縊外其親母湯氏雖係尊長致
死卑幼然事起通姦並誘令伊媳一併姦宿復因伊子礙眼輒聽
從伊媳同謀勒斂是與伊子邱方玉恩義已絕設或伊子別無兄
弟子嗣遂令翁姑及伊夫絕嗣所關甚為重大向例母親因姦謀
死子女者不論是否造意俱發往伊犁給兵丁爲奴原以母子倫
紀攸關不得與凡人一律問抵若其母身蹈邪淫罔顧廉恥已無

夫婦之倫又安有母子之義朕思同一母子然又有親母繼母之別繼母因其子本非己出心懷殘忍謀死前妻之子情罪自爲更重若親母之於子究係所生卽或因姦致死與繼母自當有間亦應分別辦理近來各省題奏事件內間有逞兇絕命警不畏法之案出於情理之外然戾氣所鍾自古而有卽如文言釋坤初六曰之言可知周之時已有如此亂逆之事設無其事孔子不忍言也今世風日降人心更不如古無怪兇惡之徒竟至藐法蔑倫行同梟獍朕向來遇有此等奏到之件因係蔑倫重案槩不加以硃批不惟不忍而且自慚民間風俗日下既不能道德齊禮化莠爲良俾不至身罹法網我君臣皆當引以爲愧惟在明刑敕法重示創懲庶兇惡之徒稍知儆戒使之勉爲善良朕意各省如有母殺子女之案將尋常情節仍照向例辦理外其有因姦起意致令絕嗣

者卽將其母問擬斬候入於秋審情實卽或伊子尙有子弟未至
絕嗣仍當定以斬候永遠監禁遇赦不赦其繼母親母於情實中
略予以旬不旬之分亦足以示輕重區別著大學士九卿將是否
應如此辦理及如何分別之處悉心酌議具奏其邱湯氏一案俟
大學士等詳議覆奏行再降旨尋議嗣後繼母因姦將前妻子女
致死滅口者無論是否起意俱定爲擬斬監候仍查明伊夫如已
絕嗣卽入於秋審情實若尙有子嗣將該犯夫永遠監禁遇赦不
赦至親母因姦故殺子女之案亦不論是否起意俱請擬絞監候
致令伊夫絕嗣者入於秋審情實卽不至絕嗣仍永遠監禁不准
援赦若姦夫獨自起意謀殺其子以便往來姦婦雖未知情同謀
但因姦令夫絕嗣者係繼母發往伊犁給兵丁爲奴親母發往各
省給駐防兵丁爲奴如姦婦果不知情當時喊救事後告官或伊

夫尚有子嗣反姦夫別因他故起釁自殺其子者姦夫仍按所犯本罪悉照本條律例辦理其嫡母有犯與親母同嗣母有犯與繼母同見在邱湯氏一犯查明伊子所生尚有一子卽遵照新定條例改擬具題從之○諭八阿哥阿桂遵旨往見縣從之祖母據稱請以永璽之子縣律給與永璽爲嗣等語代爲轉奏著照縣從之祖母所請將永璽之長子縣律與永璽爲嗣所有承襲之爵理應減等承襲貝子但果恭親王弘瞻係朕幼弟伊濤逝後卽將郡王之爵秩襲與永璽及至縣從延世未久相繼而亡朕心甚爲惻然著加恩縣律仍承襲貝勒之爵侍養三代婦婦以示朕惻卹之至意○辛丑諭軍機大臣等賈蕡奏請給價收買商銅以杜私鑄一摺內稱滇省辦銅各廳除抽課交官外向有一成二成准令通商之例商人難保無影射收買私鑄漁利情弊應官爲收買每年可

多獲銅一百餘萬斤以之添撥各省採買及鐵砂折耗鑪店底銅之用等語此奏雖似爲該省杜絕私鑄起見其實該藩司以各省採買銅斤及鑪店底銅恐有欠缺故欲將此項商買餘銅歸官以作抵補之用止係一偏之見未經通盤籌畫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銅斤爲民間需之物不能一日缺少即使廠中稍有偷漏爲數亦屬無多若將各廠抽課各官所贍餘銅槩行禁止商民售賣則民間所用之銅從何而出不特銅價因此昂貴而小民等需用孔亟必致將官錢私行銷毀收鑄銅器卽錢價亦必因之培增況見在滇省各廠所產銅斤尚屬旺盛每年額運各起俱係依限開幫並無短絀遲誤卽民間錢價亦俱平減本無庸鯁鯁過慮若如該藩司所奏是名爲設法調劑而轉使私銷益甚弊竇叢生况杜絕私鑄之弊惟在地方官實力查禁今不於此悉心整頓而以

禁止商買餘銅爲正本清源之計恐防弊而實以滋弊且使該處商民知有此事必將銅斤譟爲擡價居奇銅價既貴則錢價自增於閭閻日用諸多不便所關非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費消何見不及此耶此事當再加詳酌富綱譚尚忠久任滇省於銅務自所熟習著伊二人會同悉心妥議據實奏覆想該督撫意見亦與朕大略相同也將此傳諭富綱譚尚忠知之並將此旨及原摺發交在京大學士九卿閱看

八月甲寅 上御山莊宮門觀射 皇孫質郡王縣慶年十三中三矢賜黃褂三眼花翎 皇元孫載錫年八歲中三矢賜黃褂雙眼花翎 御製誌喜詩○戊午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
○甲子 上行圍 皇孫 宣宗皇帝年十歲中鹿賜黃褂雙眼花翎 御製威遜格爾行圍誌事詩曰 堯年避暑奉 慈甯羨

室安居聽敬老我策驥向武服幼孫中鹿賜花翎是宜誌事成
七律所喜爭先早二齡家法永遵縣奕葉承天恩貺慎儀刑
駐藏辦事大臣保泰雅滿泰奏據喇嘛噶布倫稟稱六月二
四日行至噶拉木給信與廓爾喀商議舊時未完債項七月初六
日廓爾喀頭人帶領七十餘人至噶拉木次早廓爾喀頭人等領
兵千餘向噶拉木進發我等見來人甚衆一時不能禁止將彼處
橋梁拆毀廓爾喀疑斷其歸路混放鳥槍致相爭鬪廓爾喀卽占
據噶拉木將噶布倫戴繩等俱圍在彼處臣等隨遣都司嚴廷良
迅赴噶拉木查問起覺緣由並委繩敏戴珠爾多爾濟帶領唐古
特兵丁飛往救應臣保泰調達木兵五百名酌帶綠營兵丁至扎
什倫布安撫人衆諭軍機大臣等據保泰等奏廓爾喀將噶倫布
戴繩誘去圍在噶拉木膽敢占據地方保泰見往後藏酌辦並稱

成德亦願前往廓爾喀係歸降外夷何遽敢肆行滋擾從前鄂輝
成德巴忠辦理藏務時若將債欠查明清還自可久遠甯謐乃含
糊辦交噶布倫私自還給唐古特性本頃屑復不照原議給發致
有此事若差去之噶布倫能知事體輕重與廓爾喀理論限期還
給則廓爾喀亦不敢占據滋事止因丹津班珠爾見廓爾喀人衆
心存懦怯退回拆橋廓爾喀見橋已拆毀懷疑生變其情形可想
而知保泰聞信卽赴後藏如已查明辦竣固屬甚好儻若暫且不
能完畢鄂輝距彼甚近自可不時聞信成德人稍驕率未經歷練
應令鄂輝前往爲妥亦不必多帶兵丁不過於伊所督練營內揀
選五十人帶去已足敷用鄂輝係總督大員前往廓爾喀自必聞
風瞻落西藏見有達木蒙古兵丁若再有需用之處內地相去窪
遠可於土練番兵內就近調取千餘名不獨順便且較爲得力著

鄂輝探聽西藏信息相機妥辦再保泰奏廓爾喀儻肆掠進攻卽
將班禪額爾德尼移於前藏所奏亦屬大過班禪額爾德尼在扎
什倫布衆心安帖儻一動移後藏人衆必致紛紛擾亂不成事體
況廓爾喀旣能侵後藏亦必能侵前藏彼時又將移達賴喇嘛班
禪額爾德尼於何地保泰止可靜守斷不可輕移妄動致惑衆心
如實有變萬不得已不得不移則又必不拘泥此旨再廓爾喀前
經悔罪歸順封錫王公膺受恩典唐古特縱有欠項負約亦當訴
知駐藏大臣懇求剖斷自能代伊查辦並將失信之噶布倫加以
責處乃並不呈明駐藏大臣竟擅自圍住蟲拉木大肆猖狂著鄂
輝保泰多寫示帖嚴行曉諭以前歲爾等與藏內失和任意侵掠
天朝曾發兵進討因爾等悔懼歸誠貸其旣往封爵優隆今爾等
不知感恩又復滋擾大兵卽時雲集爾等自問能抗拒乎縱再傾

心降順泥首願求亦恐難邀寬免矣如此詞嚴議正明切曉示祖
將帶去兵丁揚威奮武使之聞而警服保泰馳抵後藏卽將廓爾喀
喀情形如何之處速由六百里具奏候朕再降諭旨又諭廓爾喀
人等膽敢圍困丹津班珠爾等侵犯聶拉木一事一則因當日鄂
輝成德巴忠辦理不妥苟且了事以致今日復生事端彼時據鄂
輝等奏但稱一切事務俱已妥爲安置欠項俱已還清廓爾喀遣
使進京瞻覲其欠項如何擬定歸還以及兩造立結之處並未具
奏顯係鄂輝成德巴忠等急欲了事苟且完結此卽鄂輝等之罪
二則保泰等抵藏理台查明一面將鄂輝等參奏一面妥辦具奏
何得佯若罔聞比及有事始奏稱詢問達賴喇嘛方知此事乃保
泰等之大誤況鑑賴喇嘛之所以遣丹津班珠爾特爲債目所謂
查邊操兵皆屬假託彼時保泰何得並不窮詰使丹津班珠爾等

曉事亦當在附近地方留心察看至廓爾喀人等所云還完一限
再還一限其餘卽不追索之言亦不過謠哄丹津班珠爾等前往
其意以爲一經圍困之後即可爲質索項乃丹津班珠爾等前往
審察輕重但圖目前之利徑行往見入其術中而又懦弱過甚拆
毀橋梁致廓爾喀人等疑爲斷其歸路皆由保泰等未經詳察一
任達賴喇嘛遣丹津班珠爾前往之所致也保泰等如能辦結此
事甚妥萬一不能鄂輝到彼惟宜會同保泰等留心熟籌務期作
速辦結鄂輝保泰雅滿泰均受朕重恩稍爲曉事務期於事有益
示外夷以大方體統廓爾喀均係內附天朝之臣僕鄂輝保泰雅
滿泰宜遣妥幹人員見伊等宣諭云此次爾等回困達賴喇嘛所
差之人侵犯聶拉木不過爲索取償目今我等已代爾等向唐古
特等道出意欲歸還汝等但汝等係歸順之臣僕欲有事故理宜

聲明情節稟報大臣等求其剖斷即可如數得銀而此後兩造貿易之事我大臣等亦好代汝等辦理彼此斷不至於拖欠爾等亦得永沐大皇帝恩施乃計不出此擅敢圍困丹津班珠爾侵犯蟲拉木今我等將欠項追出還給汝等汝等當恭順祇領唯命是從儻執迷不返我等卽奏聞大皇帝立卽發兵勦滅汝等宜審度利害如此遣人往諭儻唐古特等之力不能清還卽動官項代還再勒限向噶布倫等追出歸款但此意斷不可使廓爾喀人等得知要之兵固不可輕動然遇必須用兵之事亦不可吝惜錢糧因小以失大卽如康熙年間爲西藏之事兩次發兵前往鄂輝等惟宜相機辦理不得固執亦不得張皇失措鄂輝保泰此次若能辦妥勉贖前愆朕仍嘉予但丹津班珠爾係班第達之子班第達係西藏名門世胄藏內之人未免有畏懼逡巡之意班第達係最要之

人其子爲廓爾喀所困暫不能出雖保其不胡思妄作鄂輝保泰
雅滿泰等宜潛行留心不露形迹至唐古特所欠廓爾喀債目究
係拖欠幾限未還之處鄂輝到彼查明順便奏聞○命孫士毅署
四川總督鄂輝領兵進剿廓爾喀○丁卯諭軍機大臣等前歲廓
諸略徵事朕特著鄂輝成德巴忠前往辦理乃鄂輝不思久遠
安撫圖苟且了事致廓爾喀復肆跳梁朕以此事係鄂輝承辦已
降旨仍著鄂輝前去今據鄂輝成德所奏仍遣成德督辦鄂輝受
朕深恩簡用總督廓爾喀之事又係鄂輝初時辦理不善以致滋
事何尚觀望不前著嚴行申飭至此事朕前交鄂輝成德巴忠會
調辦理此次保泰奏到朕批覽之後將摺令巴忠閱看尚未加以
責斥次日巴忠在軍機大臣前自稱此事辦理不善懇祈趕赴減
地效力贖罪經軍機大臣等代奏朕因已遣鄂輝往辦未令前往